

渣男和渣女在一起了是种什么体验？

我和我老公马上结婚五周年，我绞尽脑汁想着给他什么惊喜，结果我老公先送了份大礼。

手机壁纸换成了和绿茶的合照，聊天记录都是给绿茶发的大额转账，甚至他生病我陪护，绿茶要跑到医院当着我婆婆的面装柔弱。

可他们忘了，这种事，是会遭报应的。

每周五晚，是我和老公陈涛的「深入交流」时间。

然而，就在我俩蜡烛点上，红酒倒上，箭在弦上的时候。

我发现他背上有个痘印。

一个新鲜的，泛红的痘印，很明显是白天刚挤的。

一声不合时宜的 BGM 在脑子里响起：阿凯库里猴亚吼奔.....

老公长痘了，挤的人不是我。

我心中疑窦丛生，可现在问，肯定破坏气氛。

犹豫了下，我装作收拾衣物，把陈涛换下来的衣服仔细检查了一遍，上面没有任何血渍，说明不是蹭破的。

这就不能不问了。

我推着陈涛到镜子前，指着痘印：「谁给你挤的？」

他不慌不忙作答：「自己对着公司的仪容镜挤的。」

好家伙。

一个大男人，坦胸露背，在公共场合的镜子前，以怪异的姿势，吭哧瘪肚地挤着背上的火疖子。

这种画面，你们能想象吗？

反正我不能。

我指着镜子，果断地说：「那你再挤一下我看看。」

于是他赤裸着身体，对着镜子，探索起了人类关节的扭转极限。

几番尝试，他还真找到一个姿势，把两条胳膊分别向后伸，颈椎 90 度向后方扭转，再把眼球翻转到极致，这样就能在镜子的帮助下，勉强摸到后背的痘印。

原本美好的气氛完全消失，看着他的姿势，我有点心软，便抱住他说：「好了，我就是随便一问。」

陈涛笑嘻嘻地放下手，温柔地靠上来，完全没有怪我的意思。

我一边回应着他的动作，一边暗想自己是不是过于敏感了。

陈涛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结婚五年，始终对我坦诚相待，每月工资全交，从没像别的男人那样在外搞三搞四。

去年，他拿到了公司上市后的股权奖励，从普通程序员一跃成为中产人士。即使这样，陈涛也没像别的男人那样，一有钱就变坏，对我还是像从前一样。总之，他就像杯热豆浆一样，给我满满的依靠和安心。

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出轨呢？

一定是我想多了。

我放下杂念，尽量让自己集中注意力。

而他，仿佛想证明什么，大秀车技。

我刚放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老司机们都懂，炫酷的车技不可能突如其来。

尤其是陈涛这样实诚到略显木讷的男人，肯定是有私教贴身辅导。

怀疑再次袭来，我没法再自我安慰，找借口草草结束。

陈涛很快睡着，但我一闭上眼，那泛红的痘印就在眼前晃，晃得我心烦意乱。

作为一根肠子通到底的钢铁直女，我无法忍受感情上有任何悬念，更不能理解「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的纠结委婉。感情的事，我一向较真，哪怕伤得血刺拉呼，也不能绿得稀里糊涂。

所以，出轨阻击战，该打还得打，手机该查还得查。

想到这，我轻轻拿过陈涛的手机，碰着他的手指头，挨个试着指纹。

没几下屏幕就解开，我却傻了眼。

这不是陈涛常用的那个桌面。

印象里，陈涛手机的应用装得满满登登，可眼前的屏幕却只有电话和微信。

更显眼的是手机壁纸，结婚起他的壁纸就一直是我的照片，可现在却是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合照。

这个女人我从没见过，二十几岁，长相甜美可爱，靠在他怀里甜甜地笑着，俩人俨然一对情侣。

我又惊又气，自己全心全意信任的男人，背地里怎么会藏着这么多幺蛾子？

打开微信，聊天记录是各种亲亲抱抱举高高，二人以「涛哥」、「宝宝」互称，不看那几笔大额转帐的话，还以为是两个初中生在谈恋爱。

聊天记录开始于三个月前，那正是陈涛买这个手机的时间。

难怪他这段时间又做发型又买衣服，拼命捋飭自己，我还窃喜榆木疙瘩要发芽，现在想来，这完全是恋爱中人才会有举动。

老话说的真不假，男人只有挂到墙上的才老实！

做好心理建设后，我叫醒陈涛，跟他对峙。

陈涛明白过来，大难临头般看着我。

在我的质问下，他坦诚交待了手机的事情：安卓一些高端机型有双系统功能，设置好后，不同的指纹打开的就是不同的系统。

「所以你 TMD 买新手机是为了骗我！」我没忍住飙了脏话，想起三个月前，自己陪他选手机时那兴冲冲的模样，真是活生生的 SB 典范。

「对不起，我错了。」陈涛看着我的眼睛说道。

「她是谁？你们怎么认识的？」

陈涛低下头沉默，这表示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

这种态度精准地点燃了我的怒火，我大吼着掀起枕头疯狂地砸向他。他一概不躲，雕像般低着头，任我发泄。

我哭吼：「为什么不回答？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出轨！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我那么相信你，你对得起我吗！」

「对不起，我确实错了，我自己都不能接受，我会犯这种错误。」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红着眼噙着泪，字字句句说得极其诚肯。

他一哭，我的心忍不住开始摇晃，抽泣道：「如果你爱上别人了，可以跟我明说，可以离婚，我都能接受，我唯一不能接受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马上就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没想到，你送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陈涛抹一把眼泪，当着我的面跪在床上，郑重地删除了手机上的设置，放在我面前。

「涵涵，我真的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你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好不好。」

我冷冷地别过脸。

陈涛伸手抱我，我一把推开他，抱起被子去了次卧。

接下来几天，陈涛上班汇报行踪，回家就围着我转，家务抢着干，一幅积极表现，争取宽大处理的样子。

我虽然冷脸相对，可心里的弦已经松动。

纪念日很快到来，陈涛精心准备，预定了黑珍珠餐厅，还买了花。

我们以前从没来过这种高级餐厅，他熟练地点完菜后，从兜里掏出一条项链。

晶莹的铂金链子搭配碎钻镶成的吊坠，小巧又精致。

戴在颈间，清凉怡人。

我感动地看着陈涛。

这个男人，带着鲜花和钻石，以满满的诚意求复合，我还有什么理由再推开他？

他是犯了错，可只要改正，我们依然能白头到老。

菜很快上来，陈涛肠胃不好，五分熟的牛排吃到一半就跑起了厕所。

我放下筷子，去车里给他拿药，却收到同事发来的报表，让我尽快修改上交。

陈涛的电脑就在车里，我没多想，直接收文件。

却没想到，就是这个决定，彻底撕开了婚姻的表面，把人性中的丑恶彻底暴露出来。

笔记本并未关机，我唤醒后联上手机的热点，打算用微信把文件传进电脑，却发现电脑端挂的是那个小号，里面全是那个女

人发来的信息。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心止不住地下沉。

「我想你。」

「我昨晚梦见你了，网上说，梦见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在想你。是这样吗？」

「其实我知道，不是你在想我，而是我的身体，感受到了我对你的思念，替我在梦里见了你一面。」

看完这些，我的胸口像堵了团棉花，压抑又崩溃。

这些话，陈涛确实没回复。

但他一直在默默注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应？

注视得久了，死灰复燃是迟早的事。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对话框里闪出一条信息：我也想你。

陈涛用手机回复的消息，被同步在了电脑端。

我失笑，心里一片冰冷，他终究还是没忍住，捧起了她的深情。

被背叛的感觉像刀子一样没入心口。

真疼。

我坐在车里哭得泣不成声，可他们不管不顾，深情的对白一条接一条地冒出来。

「你在哪？」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跟她过纪念日。」

「哈哈，你是不是想见我，才去的那家餐厅。」

我「啪」地合上电脑。

已经没必要再看下去。

陈涛一直在欺骗我，他说会改，却压根不想改。

给我的鲜花美食，不过是陪她玩剩下的把戏。

从头到尾，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自导自演了一出深情原谅的蹩脚戏码，还以为能破镜重圆。

这种耻辱，真的够了。

我擦干眼泪，平复了下情绪，也将心底的伤痛一并盖住。

到此为止了陈涛。

我爱你信你，你才有机会欺骗伤害！

若我将感情全都收回，你算老几！

摔上车门，我把药一颗一颗抠下来，沿路扔掉。

回到餐桌，我举着空药板耸了耸肩，「要不我去帮你买一盒？」

陈涛摆摆手，「先吃饭吧。」

微笑之后，我就完全忽略他，大口吃起了美食。

反击出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吃饱怎么行。

刷着手机，新开的蹦极公园的广告进入我的眼帘。

我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电梯载着我俩，朝 80 米高的蹦极台缓缓升去。

我看着外面的景色，不断告诫自己要冷静。

陈涛握住我的手问：「怎么想起来蹦极？」

我凝视他：「想用这种方式，让你永远记住今天。」

「那一会儿你要是害怕，就闭上眼睛抱紧我。」说完，他握着我的手自然地揣进兜里。

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真希望时间能就此停住。

可电梯已经到顶，打开后，冰冷的山风像巴掌一样呼在脸上，让我瞬间清醒。

这只是他的小把戏，不必沉沦。

工作人员系好安全绳后，我和陈涛走上跳台。

他一脸动情地看着我，估计想致个词什么的。

可我没理他，直接蹲下，解开了脚上的绳套。

不知悔改的男人，该尝尝被信任的人伤害是什么滋味。

我后退了一步，陈涛见状，顿时紧张起来：「老婆，你.....」

没等他说完，我便一把推向他，陈涛带着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向后跌去。

一声嚎叫在山谷间回荡开来。

工作人员来不及反应，吓得呆在一旁。

我朝他露出一个八颗牙式微笑：「Just a joke。他有安全绳，没事的。」

说完，我走进电梯。

陈涛惊吓过度，心梗，进了医院。

之前的肠胃不适，让他在下落过程中拉了裤子。

不过这也没什么。

他让我头顶带绿，我让他裤腿沾黄，很公平。

陈涛的情况并不严重，医生说输液治疗就行。

办好手续后，婆婆火急火燎地赶来，确认病床上的陈涛没事之后，就转头开始数落我。

「好好的蹦什么极，三十好几的人了，不干正经事，成天作妖！谁家的媳妇跟你一样！」

五年来，她嫌我没生孩子，没少给我话。以前看陈涛的面子，我都是能忍则忍。现在，我觉得自己没必要再忍。

「管别人之前先管好自己，问问你儿子，他在外面作的是什么妖！」

说完，我看着陈涛，他自知礼亏，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

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回嘴，愣了一下后，亮开嗓门：「你把话给我说清楚，陈涛怎么了？」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跟她大掐一架的时候，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是个身穿浅绿色小香风套装的年轻女人，蓬松的法式刘海，衬托着甜美的脸庞。

我一眼认出，她就是合照上的女人，陈涛的「宝宝」。

陈涛瞪大眼睛：「娇娇？」

原来她叫娇娇。

娇娇一脸担忧地扑到陈涛床边，「我担心你蹦极会出事，就打电话去问，他们说有人被送到了医院，我害怕是你，就赶过来看看。我好怕你出事。」

陈涛一幅头大的表情：「你不该来这。」

「我懂，你怕她生气跟你吵，可我真的担心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的孩子可怎么办？」

孩子？

陈涛跟婆婆瞬间呆住。

我感觉到血直冲脑门。

娇娇低头害羞道：「嗯那。」

「是我们第一次.....有的，我本来想去处理的，可又狠不下心，毕竟是我们的孩子，是一条小生命。」

真是光屁股上吊，死不要脸！

我攥着拳头，拼命忍住冲上去撕烂她的冲动。

「现在宝宝已经三个月大了，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你有知情权。」

话说完，她就稳如泰山地站定，摆明了要陈涛表态。

陈涛脸色一阵变幻，婆婆则来回打量着我和娇娇。

我已经麻木了，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婚姻有天会变成狗血剧，还是一波三折的那种。

最后还是陈涛开口打破了尴尬，他叫婆婆先回去，说自己解决。

婆婆犹豫了一下，一步三回头地走出病房。

婆婆走后，我一把扯下项链扔在陈涛脸上，正准备开骂。

可娇娇却捡起了项链，跟自己手上戴的大钻戒凑在一起。

我这才发现，陈涛给我的项链跟她手上的戒指其实是一套。

只不过，大钻戒华贵耀眼，碎钻小链子廉价寒酸。

我瞬间失去了撕逼的冲动，想起小视频里当街暴打小三的那些原配，觉得自己跟她们一样，闹得越凶，其实越可怜。

紧接着，娇娇「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涛哥会把赠品给你当礼物，如果我知道，一定不会让他这样做的。总之我现在就把戒指还给你，你不要怪涛哥，行吗？」

她摘下戒指递到我面前。

「沈姐姐，你别恨我，今天也不是要拆散你们，我只想让孩子见一见爸爸。你放心，我会自己抚养孩子，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家庭。」

我难以至信地看着她，怎么能有人这么口蜜腹剑，厚颜无耻！

不！这特么哪是人，这是千年绿茶成了精！

口口声声称自己不愿伤害别人，可每句话却都是绝杀！

陈涛很明显被感动到了：「娇娇，你不需要说对不起，你先回去。」

「可是我想在这照顾你。」

狗男女一唱一和，在我面前秀起了恩爱。

我忍无可忍，咆哮道：「够了陈涛！你真让我恶心！还有你，怀了别人老公的孩子，还要跑上门来显摆，懂得什么叫廉耻吗？」

「我知道我不该来，可孩子是无辜的.....」

我一巴掌扇在她脸上，骂道：「怀孕又怎么样，就算生了也只是个私生子，一辈子遭人唾弃！」

一丝凶狠闪现在绿茶眼神里，又随即隐去。她捂着脸嘤嘤哭起来。

陈涛急了，大声骂道：「沈涵，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个妒妇！」

我气得一阵发笑：「是啊，我也早没看出来，你是个沙雕。」

「你！」陈涛气急。

「你什么你，是你们对不起我，我再打再骂，你们也活该受着！」

我指着病床上的陈涛，一阵咆哮，却没发现绿茶不知何时爬上了窗台。

她大喊道：「你们别吵了，她说得对，与其让孩子一辈子被骂，不如.....再见了涛哥，请记住，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说完，便作势要跳楼。

陈涛惊呼不要。

千钧之际，婆婆突然冲进来一把将绿茶抱住。

绿茶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靠着婆婆放声大哭。

婆婆轻声安慰着她：「傻孩子，阿姨给你做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着问道：「妈，你说什么？」

婆婆轻抚着绿茶的背，不接话。

我遍体生寒，再也呆不下去，丢下一句「离婚」，摔门离开。

我在家里躺尸整整一天，看着墙上的全家福，心如死灰。

陈涛出轨固然可恨，但婆婆的表现更让我寒心。

说什么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可又有几个女人会被婆家真心接纳，当作自家人般爱护？

爸爸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匆匆赶来。

一见爸爸，我心里的委屈如翻江倒海般，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爸爸批头就开始训我。

「陈涛出轨是不对，可你也不能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去惩罚他啊，你马上跟我去医院，给陈涛道歉，接他回来。」

爸爸向来喜欢陈涛，对他比对我还亲。

我打死都不肯去。

正僵持时，婆婆开门进来，她没理我爸，直接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书让我签字。

明明是陈涛出轨在先，他们却还这么趾高气昂，我心里憋屈得不行，握着协议，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

突然，财产分配明细映入我的眼睛：住的房子是陈涛爸爸的，我没权利要，家里存款属于陈涛股权分红，也不给我。

意思，就是让我净身出户。

我把协议扔给婆婆，冷冷开口：「这份协议不合法，陈涛是婚内得到的股份，股权收益理应有我一份。」

婆婆冷哼一声：「你少做梦。」

我逼近婆婆，「法律规定，婚后的股权算共同财产，怎么，你想违反法律？」

婆婆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起来：「快来人评评理呀，欺负老年人啦！」

很快，楼里的老头老太太就闻瓜而来，把门口团团围住。

我以为，有理不在人多，可谁知，婆婆不讲武德，生捏硬造了一堆谎言。

说什么我见陈涛老实，撺掇着他做丁克一族，想让陈涛绝后。

婆婆拍着大腿连哭带嚎，很快获得众人同情，纷纷指责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媳妇要不得。」张大妈率先开了口，她是楼里有名的长舌头妇。

在张大妈的带头下，老太太们纷纷附和。

「这种儿媳，谁要谁倒霉。」

「就是就是。」

爸爸满脸通红，试图争辩，无奈对方人多，他的辩解根本起不到作用。

婆婆见舆论产生了效果，继续说道。

「我儿子要离婚，委托我来让她签字，可她看上我儿子名下股份，硬是要分一半，还说法律规定的。她连个孩子都没生过，凭什么分我儿子的钱？」

邻居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纷纷响应，有人指责我贪夫徇财，更有人直接骂我是骗子、捞女。

爸爸咬着牙根，终于忍不下去，拍着桌子大声吼道：「我老沈家还没到贪图你家钱财的份上！小涵，你现在马上签字，跟爸回家！」

我「唰唰」几笔签了字，把协议书扔给她。

冷静期过完，我和陈涛到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五年的幸福婚姻，崩坏却不到两个月。

伤心是真伤心。

走出民政局，陈涛叫住我说：「涵涵，你会恨我吗？」

我冷漠地看着他。

「你肯定会恨我，可她怀孕了，我得对她负责。」陈涛的语气极为诚肯。

我笑笑，「陈涛，你最该负责的人是我才对。记得我们的婚前体检吗？后来是我去取的结果，你知道体检报告上怎么写的吗？」

「怎么写的？」

正当我准备说出那个瞒了他五年的秘密时，绿茶开着一辆奔驰在我们身边停下。

她兴高采烈地下车，亲密地一把挽上陈涛的胳膊，挥了挥手里的身份证。

陈涛叹了口气，对我说：「那些都过去了，沈涵，祝你以后幸福。」

说完，他和绿茶走进了民政局，而绿茶还不忘伸起另一只手，朝天比起一个 V 字。

我心里一阵苦涩。

是啊，都过去了。

情意千斤哪里敌得过新人一笑呢？

我刚回到家，手机就响起一个陌生来电，接通后，是绿茶。

「以后离陈涛远点。」她不再茶里茶气，此刻的声音十分嚣张。

我冷冷说道：「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也配来教训我？」

「破坏感情怎么了，当小三又怎么了，犯法吗？」

「你！」我被她气到，「你妈没有告诉你，做人要讲道德吗？」

绿茶笑了一声：「哈，我看现在违反道德的人是你吧，这才多久，被街坊四邻唾弃的事就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这就是我给陈涛他妈出的主意。」

绿茶声音里满是得意。

「最烦你们这些蠢女人，动不动拿道德说事，说白了，还不是段位不够比不过！总之，陈涛现在是我老公，你要是再像今天这样缠着他，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她就掐了电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种贱人，以前为啥没多扇她几耳光！

爸爸为了哄我开心，带我和妈妈去吃新开的日本料理。

看着各色的刺身、寿司，我食指大动，端起一个碟子正准备开吃，却听到隔壁包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家涛涛可算跟那个沈涵离婚了。现在的儿媳，又漂亮又听话，听说还是个富二代呢。」

这是婆婆的声音。

爸妈不约而同放下筷子。

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

得！一桌子好饭，就这么臭了。

「要不是我们帮忙，你那前儿媳也不能这么痛快签字。」

「就是，万一闹上法院，你家涛涛这股权，指定得分给人家。」

听这声音，都来是那天在场的大妈。

「今天这顿就是为了感谢你们，这里还有红包，每人一个，感谢老姐姐们仗义出手。」

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能想象出，婆婆此刻一定是春风得意。

「都是老邻居，我们怎么好意思。」

「一分钱没花，把婚就给离了，这点小意思，不算什么。你们不知道，涛涛打小就老实，我要是不这么办，他指定吃大亏。」

婆婆声音里止不住的骄傲。

「对着呢，离婚白白分钱，搁谁都得心疼。」这是张大妈的声音。

我和爸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那天的事，全都是计划好的。

从爸爸收到消息，到婆婆进门，再到舆论合围，都是精心策划的离婚战略，只为让我净身出户。

一股冰冷的愤怒从心底升起。

五年来，我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给她花钱比给我妈都舍得，可她不但拉偏架，还煽动邻居一起算计我。

这些年的孝道，真是敬了狗！

那边，婆婆的声音还在继续：「顺便通知大家，下周末，是我儿子涛涛和儿媳娇娇的婚礼，到时候大家来吃喜酒哦！」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一把将碟子摔碎，挽起袖子就要冲过去。

爸妈却死死拉住我。

我知道，爸爸要面子，离婚的事已经尘埃落定，再去纠缠只会更丢脸。

晚上，爸妈早早洗漱躺下，我知道他们不好受。

从陈涛出轨，到离婚，整件事都让人心里窝囊。

原本，我只想让陈涛真心认个错，提到分财产，也不过是想气气婆婆而已。

可没想到，他们竟然设计赤裸裸地摆了我一道。

而且前脚离婚，后脚前婚，这无缝衔接，也太欺负人了！

这口气，我不能就这么咽下。

不能由着别人来恶心自己，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好好恶心恶心他们。

我决定先查查陈涛和绿茶的开房记录。

在网上找了个黑客，付款后半小时，就拿到了陈涛跟绿茶的开房记录。

还让黑客破解了酒店的监控，拿到了俩人一起进房间的视频。

意外的是，他俩只开过一次房。

莫？

一次？

就这么点料，怎么够大闹婚礼？

考虑之后，我翻翻通话记录，把绿茶的手机号给了黑客。

数字时代，一串手机号，就是打开个人历史的黑密码。

我要知道，她是从哪个洞里钻出来的妖精。

两小时后，黑客发来一个压缩文件，涵盖了从绿茶出行、消费，到网络社交平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甚至连她流产过几次都清清楚楚。

我对着日历，捋了整整一天一夜，线性图画了好几张，才把绿茶的奋斗史彻底捋清。

绿茶本名不叫娇娇，而是叫葛匀弟。

额，有没有匀出弟弟，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但她只用七年，就走完了足疗店、洗浴中心、天菜公司三极跳，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洗脚妹，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娇娇。

其中艰辛，无不让人男默女泪。

天菜公司，就是高端 PUA 培训组织。

姑娘们在里面经过仪表、谈吐、气质、话术等方面的培训后，被派去认识各种有钱男人。

然后通过吸血，源源不断地为组织获利。

而娇娇经过培训后，迅速成长为高段位捞女。

段位有多高呢？

她在被金主包养的同时，还经营着一片大鱼塘，并从鱼塘中筛选出四个沙雕，不，四条大鱼，分别问他们要了首付，全款喜提一辆大 G。

就是我在民政局外见的那辆。

真·高段位捞女·拼夕夕小能手·众筹一级玩家·娇娇。

尝到成功的滋味后，绿茶脱离了组织，她挂失了被组织监控着的银行卡，开着大 G 换了城市、换了手机，换了一个更有钱的金主爸爸。

然后，绿茶怀孕了，想借机上位。

无奈金主的正妻十分彪悍，找人狠狠教训了她一顿，逼退了她。

可绿茶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铁了心要生下这个孩子，不是母爱的召唤，而是金主家大业大，随便继承一点就够她母子一辈子花销。

所以，陈涛只是绿茶找来的临时供养人而已。

我看着这些资料，心里异常愤怒。

绿茶够婊，但陈涛也确实沙雕。

这个亏他吃得不冤。

可我又有什么错？连带着受这窝囊气？

更气人的是，她根本不爱陈涛，只是因为需要一个临时男人，就生生搅散了一个家庭。

这种无视道德，横抢豪夺的祸害，我不收拾她，天理难容！

几天后，陈涛的婚礼如期举行。

我早就准备好，只等时机一到，大闹婚礼！

而且，这次的复仇大计，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

婚礼的隆重显示着陈家对这桩婚事的满意。

台上，才子佳人配绝配；台下，婆婆一身红色旗袍，在宾客中笑得合不拢嘴。

呵，趁着能笑尽管笑吧，因为接下来你会哭很久。

我戴着口罩，坐在角落，等着看好戏上演。

婚礼进行到跪谢父母时，第一组战友——「二大爷」上场。

农村打扮的「二大爷」出现在绿茶身边，揪住绿茶，颤巍巍地叫了一声：「弟兄！你结婚咋不叫你爸妈来呢？」

这话一出，众人的眼睛全都看向了绿茶。

绿茶面色紧张，推开大爷：「你别乱叫，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大爷不依不饶：「我在村里看着你长大的，咋能认错。你从小总穿开裆裤，我还记得你屁股上有颗痣，对吧！」大爷笑着拍了一把陈涛。

陈涛显然已经起疑，狐疑地看着绿茶，和绿茶的「父母」。

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正在跪拜的岳父母，只是绿茶找来的临时演员。

行走江湖，绿茶的人设是经商世家的富二代。

但她的亲生父母，早在她做洗浴小姐时就跟她断绝了关系。

她屁股上有痣这一点，是我从她的风骚自拍里发现的。

所以我花钱雇了个临时演员。

上场之前，我吩咐大爷好好演，效果不好不给钱。

此时，大爷正施展出全部的演技，扮演着「二大爷」。

绿茶着急了，大声叫来了保安，把大爷赶了出去。

我冷笑。

这才是个开始，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接着，第二组战友——塑料姐妹花上场。

四个穿着紧身短裙的女人上前，热情地搂住绿茶，问她结婚为什么不通知以前的姐妹。

绿茶显然没料到，会在自己婚礼上碰到以前在洗浴中心一起上钟的姐妹。

她脸色煞白，惊恐地盯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唯恐她们把自己的过去抖出来。

我看着绿茶的样子，心里舒服极了。

这四个人是我从聊天记录里翻出来的，为了让她们同意，我颇费了一番功夫。

不过看效果，真值！

洗浴中心的妹子，就是活好话不多。

简单招呼后，她们亮出了为绿茶准备的贺礼。

是两支红底白字的横幅，拉开后，上面赫然写着：

祝贺娇娇成功上岸——青青足疗全体姐妹赠。

祝娇娇觅得如意郎君，回归家庭——春色满园洗浴全体姐妹。

横幅一拉开，现场顿时一片咂舌声。

街坊四邻那桌，张大妈已经带头磕起了瓜子。

陈涛一家脸色阴沉。

绿茶的「假父母」更是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该怎么办。

绿茶绝望地扫了台下一眼，看向陈涛的眼神中写满哀求。

陈涛暴跳如雷：「你们谁派你们来捣乱的？我要报警，快报警！」

任务已经完成，塑料姐妹花利索地退场。

这场戏完了吗？

NO！

最后，压轴上场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她就是富豪的妻子，绿茶的头号敌人。

我从资料里发现，绿茶曾用微信各种挑衅和辱骂过大姐，就亲自找到大姐，跟她说明了原委。

敌人的敌人就是战友，同为原配，我们一拍即合，誓要把绿茶锤死在地板上！

这时，绿茶盯着逼近她的原配，不住摇头后退，浑身瑟瑟发抖，最后被婚纱缠住，跌倒在地。

大姐不愧是大姐，人狠话不多，上前一个跨坐，直接骑在绿茶身上，左右开弓，扇得绿茶鼻青脸肿。

一顿巴掌扇完，大姐起身拽着绿茶的头发，把她拖到台前，拿起话筒，开始说话。

「这个贱人，勾引我老公。勾引了也就算了，还跟个吸血虫一样，半年花掉我家两千万。这我也忍了，可她三个月前，居然直接上门，说自己怀孕了，让我离婚给她让位。」

「我教训了她几句，把她赶走了。」

「后来我老公不理她了，这个小婊子就开始胡闹了，又是半夜往家里打电话，又是派人往家里送花圈，贴大字报，总之各种恶心的招都来了一遍。因为她，我老公生意现在都没法做了！」

「这种女人，就是个祸害！」

说完，大姐啐了绿茶一口，摔掉话筒，下台离开。

剩下绿茶自己，活像一只斗败的母鸡一样，妆也花了，头发也散了，半弓着腰站在台上，仓皇地盯着台下的人，欲哭无泪。

接着，她就一头栽倒在地。

想当初，她在民政局外对我比 V 时，一定没想到，这场婚礼会成为她的灵魂黑夜吧。

同样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还有陈涛一家。

陈爸爸性格老实，此刻坐在椅子上傻了一样，动也不动，一言不出。

而陈涛妈妈一辈子争强好胜，受不了这种耻辱，坐在地上拍着大腿，边哭边嚎，全然没了之前的得意。

陈涛跑来跑去，一会儿去拍拍爸爸，一会儿去劝劝妈妈。

在这样的气氛中，婚礼达到了最高潮。

我满意地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

后来，听说那里变成了一座大型墓地，里面一半人是尴尬死的，剩下那一半是吃瓜吃到撑死的。

这场惊天婚礼的花絮，传遍了本地人的手机。

陈涛一家的脸，也彻底丢到了银河系。

听说，后来有人发现绿茶流了血，才叫了救护车，送绿茶去的医院。

绿茶小产了孩子，失去了争夺家产的筹码，也被陈涛一家赶了出来。

隔天，陈涛去找绿茶离婚，却发现绿茶消失了。

但风波还在持续。

没几天，这些年被绿茶骗过钱的男人，纷纷找上陈家来要钱。

但谁也不知道绿茶去了哪。

所以，这还钱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绿茶的法定老公——陈涛身上。

孩子没了还有债，陈涛这盘接得太实在。

被众筹首付款的四位哥们，选择报案，而一些金额较小的哥们，则是每天守在陈涛家里，逼着陈涛替绿茶还钱。

这是陈涛妈妈死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陈涛又不得不满世界地找起了绿茶。

他找到了我家。

陈涛胡子拉碴，面容憔悴，他问我：「能不能帮我找到娇娇，不，葛.....匀弟？」

我冷笑：「你是她老公，你都不知道她在哪，我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婚礼是你闹的。要不是你大闹婚礼，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失笑：「你在怪我不该大闹婚礼吗？陈涛，她怀着别人的孩子，说一句是你的，你就信了？就要娶她？」

「涵涵，我们五年都没有孩子，我爱你，可我也想要孩子啊。」陈涛红了眼眶。

我心酸极了，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交到他手里，哽咽着说道。

「没有孩子不能怪我。」

陈涛一脸狐疑地打开。

那是陈涛五年前的婚检报告，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患有先天性无精症。

当时，医生清楚地告诉我，这种病的原因是生精功能障碍，无任何自然生育的可能。人工受精或许能够实现，但成功率也极低。

说白了，跟陈涛结婚，我也许一辈子都当不了妈妈。

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他的爱。

我考虑了一下，不想为了极低的成功率，让两个人都倍受折腾。

所以，大哭一场后，我把这份诊断书锁了起来，毅然跟陈涛领了结婚证，跟他灌输做丁克的好处，想让他接受。

此刻，陈涛的手微微颤抖，那张纸轻轻飘落，他抬起头，眼里噙满泪水。

我平静地看着他，内心已无任何波澜。

「以前瞒着你，是不想让你有压力。现在告诉你，是怕你以后再稀里糊涂地当了接盘侠。」

陈涛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流着泪跪在地上。

「是我不知好歹，我辜负了你，涵涵，请你给我机会，让我补偿你，好吗？」

我怜悯地看着他，平静地说道：「我不当接盘侠。」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